

山野风物

蝉鸣

夏日的歌者；专情的小虫！

蝉，用近乎疯狂的叫声，制造出一场听觉里的风暴，要有着怎样的挚爱，才能发出如此旷日持久的声响呢？

蝉鸣一下，心动一下；蝉鸣一夏，心醉一夏！

被你一唱，一截截时光，就变得火辣滚烫了起来；

被你一唱，一段日子，就变得诗情画意了起来……

蝉鸣，用无休止的单调的重复，演绎出一场属于它们自己的高亢激昂，你听你听，在整个夏日里，它们都是不能被忽视和错过的天籁乐章。

从这蝉鸣的身上，聆听吧：

诗人，听出一缕缕诗情；画家，听出一卷卷画意；寻常人，听出一种童真……

蝉鸣，一直在高处！和低处的蛙鸣，一起奏响这个时节里，那醇美的乐章！

就这样唱着唱着，从立夏，就一下子到了大暑，此刻，那立秋的风，也正在那火急火燎地赶来的路上……

当一树碧叶落尽，当人间满目枯黄，蝉儿的鸣叫声，也就该落幕了，仿佛一瞬间，它们就集体隐于幕后，悄然退场。

蝉鸣，是整个夏天，在我们的心头，盖上了一枚最让人刻骨铭心的“音符印戳”。

有些东西，即使隐去，也终究会永不落幕、永不退场。

宛如这蝉鸣，它们鸣叫一下，我就心动一下；

它们鸣叫一夏，我情不自禁地就心醉一夏……

自然之音 醉天籁

(组章)

路志宽(河北)

虫鸣

是我，在聆听它们的心事儿吗？还是它们，在聆听我的心跳与呼吸呢？

虫鸣，在最低处的部分，高歌我心中最激昂的旋律！依附于乡土之上，虫鸣声声，让每一株的草木与五谷，心火不熄！

洁净的叫声，仿佛，每一个音符，都是从一滴滴的露珠儿里冒出来的一样，纤尘不染，干干净净……

从尘世间的功名利禄和成败得失中，把自己抽离出来，用这虫鸣声，渡我。

多像是一阵阵的音律，每一声，都能为你打造出一个心灵疗养的场地。

皎洁的月光，和澄澈的虫鸣一样干净，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享受着那谁能可贵的岁月静好。

从乡土里生长，夹杂着最浓重的乡音，虫鸣，是村庄的另一种土味儿语言。

能轻易就听得懂它们的人，内心深处，都住在一座村庄，或藏着一截醇美的乡居岁月！

虫鸣，是一首乡土诗，是一首岁月的歌儿，是一场别致的交流或对话儿……

虫鸣声处，有温暖的乡愁，有蔓延的诗意，在一起漫溢与疯长……

蛙鸣

蛙鸣声，喊出盛夏；白月光，点亮夜色！今夜，蛙鸣如酒，将那么多的心灵，给一一灌醉……

荷塘，是村庄的画境；荷花，是荷塘的封面！荷塘月色，是静态的画，蛙鸣的音符，让一些思绪，在暗处一直汹涌澎湃……

这些可爱的歌手，喜欢在乡下，歌唱一段岁月一截时光……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是最诗意的章节或意象。

我知道，蛙鸣，激起无尽诗意，酝酿丰登年景，更繁衍无尽乡愁……

儿时的记忆中，我们习惯寻觅一只蛙的踪影。

田间地头，或池塘水洼，抑或小河小溪，都是它们的乐园，那些名叫“蝌蚪”的小东西，就是它们爱情的结晶。

听过许多的文人墨客，写到它们的叫声，习惯和蝉鸣一起，写作“蝉琴蛙鼓”，多么形象的比喻啊，那小小的鼓槌之下，敲击着多少人心中的童真回响……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如同诗吟，你听你品：

平一声，醉了耳朵和心灵；仄一声，醉了时光和情怀……

鸟鸣

鸟鸣，是大自然那醇美的天籁！它们一声声地唱响在人间，却又是那样的一尘不染，仿佛只需一声，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似乎带着与生俱来的魅力，让人如饮美酒，在一次次地欲罢不能中，酩酊大醉。

是的，鸟鸣是绝对高度数的美酒！被鸟鸣声洗涤过的天空，都变得更加澄明而遥远；被鸟鸣声洗涤过的心灵，都变得异常轻松而洁净。

鸟鸣声声，那是人心与自然最美的对话……

一片森林，恩养一声声鸟鸣；一声声鸟鸣，灵动一截截绿色时光……

鸟鸣，是最绿油油的音符，也是大自然那最生态美的抒情。

循声而至，追随着它们的身影，于是，从此我的一颗心，就落在了它的翅膀上，是啊，试问谁的心灵，不渴望着一次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放飞呢？

四野静谧，有风吹过时，我的心一动未动，而鸟鸣声的滴落，却在我的心中，激起一圈圈的涟漪……

被纷繁复杂的事，纠缠住的心，渴望着一次彻底的放飞，鸟鸣声里，每一个音符，都能精准无误地击打在我的心灵上。

我是个俗人，对这鸟鸣声，始终都无法做到无动于衷。

用最美的天籁，排除一切的私心杂念。婉转悠扬的鸟鸣声，用自己的方式，为你演绎！仿佛，每一个音符，都能在你的心窝窝里，繁衍出无尽的绿意……

鸟鸣，是大自然和森林，最美的形象代言！

鸟鸣声响起，为我的心，开启一扇别致的大门，门里，是另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自然世界！

此刻，请原谅我的痴迷与自私，爱上这样的美好，我的心，再也不愿出来。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或许，我是一个隐者，隐于山，隐于水，隐于一声声婉转悠扬的鸟鸣声里……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是啊，此时此刻，我的心就是一只恋旧林的鸟儿，就是一尾思故渊的鱼儿……

在鸟鸣声里，滋养自己的心灵，我的心中，总会有一缕缕诗情画意的美好，在无尽的荡漾中，让人痴迷与沉醉……

鸟鸣声声，是诗情画意的醉美吟哦；

鸟鸣声声，是自然生态美，在人心中的醉美的篆刻……

麦色未匀

李海彬(陕西)

天低着。云厚，从东到西拉着，一整片，雨是刚停还是正憋着，看不出来。空气里一股湿土味，麦子快熟了，又没收，那股清气还在，闹着发甜。

风从南山来。不是一股一股，是整面整面推过来，带着山里的凉气和雨味。麦梢先斜，接着整片麦子都斜过去，从南往北倒，一层一层，倒到眼尽头。风过了，麦子又直起来，可穗子沉，淋了雨，弹起来慢半拍。声音闷，麦穗擦着麦穗，从脚下响过去，再响回来。忽然停了。又响起来。像有人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

站在田垄上望，平原开阔，一眼能瞅见南山，中间隔着十几里，全是麦子。绿里夹着黄，从脚下铺到山根，中间没个隔断。可颜色不匀：低洼处的黄得早，穗子垂得厉害；高岗上的还青着，秆子硬，风一过，弹得也快。倒伏的那片最黄，贴着地，像泼了一层油，和旁边直立的青麦隔成两块，界线清楚，是前阵子暴雨冲的。雨停了半日，土路泛白，车辙里汪着水，伸到远处，越来越细，最后

缠住，露出头顶的青黑，几座峰尖从云里冒出来。山看着近，往前走一阵就能到山根，实际上远着呢。偶尔云开一线，山影投在麦田上，移过去，麦色一块暗下去，又亮起来——暗的是青，亮的是黄，界线跟着云影走，慢吞吞的，像有人在麦地里拖着一块布。山里的事平原上的人知道得少，听说有石板路，有栎树林，有采药人夏天上去，秋天下来。老辈人讲，山那边还是山，翻过去要三天，里头有溪，水凉，浸骨头，麦子长不上去，只长苞谷、豆子。雷声从山那边滚过来，闷，像蒙着被子敲鼓，传到平原上只剩尾音，和麦穗的摩擦声混在一块，分不清。

傍晚偶尔放晴。西边云层裂开，光从缝里漏下来，斜着铺下来，从秦岭顶铺到麦田。麦穗上的水珠照得发亮。可那光只照亮一小块，周围还是灰的，云还是厚的。亮的那块黄得刺眼，旁边的还青着，对比厉害，像有人拿刷子蘸了漆，胡乱抹了几笔。很快，云合拢，光没了。暮色从山根往上走，青一阵，紫一

阵，最后和云混成深灰，秦岭的轮廓隐进去，剩一道黑影在天边。地里的入往回走，远的扛着锨，近的提着捆草的绳子，牲口跟在后头，不用赶，低着头，鼻子上几乎擦着地，嗅湿土里的草味。土路上脚印杂，深的浅的重叠着，车辙里的水映出一点天光，人影过去，水晃了，又静下来。有人站住了。咳嗽一声。又走。

村庄里安静，门闭着，院墙后头有人影晃一下，又没了。灯还没亮，天光剩一层，能辨出树和房。远处狗叫，几声，停了。又几声，断了。

风还在吹。雨后山林的潮气，湿土的腥甜，麦穗的闷香，在平原上混着。麦子倒下去，又直起来，从眼前倒到南山脚下，倒进山根的阴影里去。人走远了，牲口的蹄声也听不见了，剩下麦穗擦着麦穗，从脚下响到远处。风小了。麦穗声也轻下去，稀了，像有人在黑地里慢慢停住翻身。忽然静了。远处传来一下，极轻，像是钟，又像是门，或者是鸟，辨不清。响了那一声，没了。

百味人生

黄土梁

朱永明(甘肃)

我爹是道黄土梁。西北高原上最常见的那种。沉默，沟壑纵横，背佝偻了，像被岁月压弯的半截梯田。他不说话，吐出的字跟土坷垃似的，硬邦邦砸在地上。

七岁，我被邻村孩子打了，哭着一身泥回家。他蹲在门槛上卷旱烟，眼皮不抬：“哭啥？谁打你，打不过就跑，跑回家嚎个啥？”烟丝在他指间簌簌地落。那会儿我觉得，这山不遮风，也不挡雨。

初二几何考砸，卷子上的红叉像裂开的伤口。他凑过来看，手指在“证明”处戳了个洞：“这题，就像垒猪圈，不是一块砖一块砖码实在，墙立不住。”他不懂“知识巅峰”，只知“实在”。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实在”，就是他的根——扎在土里，沉默，但能托住东西。

当兵走那天，他没送。村口老槐树下，一团烟雾，看不清脸，信稀罕，偶尔一封，歪歪扭扭：“好好干，别怂。”在部队摔得膝盖见血，冻得牙关打颤，没听过他一句软话。可有一次挨训，脑子里突然闪过那团烟雾，腿肚子一绷，站得笔直。后来立三等功，考进军校，写信报喜。他回信三个字：“知道了。”像石头扔进深井，没回响。

今年春，电话说他住院了。手里炒菜的铲子“哐当”落地。那个蹲在门槛上像块石头的爹，会倒？

赶到医院，他躺在白被单里，瘦得脱形，像被风雨啃掉一半的山脊。我喉咙发

堵，他先开口，声音沙哑：“南方，下雨没？娃儿好不？工作别太累……”都这时候了，他问的还是他的“地盘”——我，我的家，我的路。看着他手背上的针眼，忽然懂了这座山。它从不承诺为你挡住什么，只是固执地圈定一个范围：你，你的后代，你活着的土地。

我爹这座山，没那么重。它就是黄土高原上一道普通的梁，沉默，粗粝，裂缝里长着稀疏却扎得深的草。它不给你甜水，只教你咽下风沙；不让你攀顶，只许你站稳。它一次次打破你对“靠山”的幻想，然后让你明白：真正的支撑，是你自己长出来的骨头。

老头儿出院了，坐轮椅。电话里还是：“好多了。”语气淡得像刚喝完一碗粥。我对着手机上的南方阴雨天，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挂了电话，默默给他那个老存折转了个数。他知道该怎么用。这山，向来看不起虚的雨水，只认脚下结实的麦苗。

如今我也成了别人的山。在城里，在单位，在自家客厅。学他的样子，沉默地圈住一方水土，成为一块沉默而坚硬的土坷垃。只是我的“地盘”变了——不是几亩薄田，而是一个家，一份责任，一种活法。但根没变，还是扎在黄土里。

前些日子带儿子回老家。三岁的娃指着爷爷问：“爸爸，那是山吗？”我说：“是，那是咱们的黄土梁。”孩子不懂，伸手摸了摸爷爷脸上的皱纹，说：“山老了。”我爹笑了，皱纹更深了。他摸摸孩子的头，没说话。

黄土梁不说话。它只是在那里。

看着一代代人，从它的坡上走出去，又走回来。带着风尘，也带着它给的那把土——沉默，坚硬，能在任何地方长出根来。

夏雨洗尘心

朱先贵(安徽)

夏天的雨它说来就来了，不慌不忙，不疾不徐，像个顽皮的孩子。它脱开春日的婉转缠绵，迥异于秋霖的清冷寂寥，是盛夏独有的性情，热烈坦荡又温润柔软。这场从天而降的奔赴，洗净尘世燥热，浸润山河草木，把庸常的夏日人间，晕染成一帧鲜活灵动的自然画卷。

夏日的白天，总裹挟着化不开的燥热。烈日悬于长空，蒸腾起层层叠叠的暑气，天地间闷热得近乎凝滞。路边草木垂着倦意，蜻蜓翠绿的枝叶，聒噪的蝉鸣反反复复，添了几分慵懒的烦闷，连村里巷道的风都停滞不前，藏起了所有灵动。倏忽间，天际风云骤变，厚重的乌云缓缓聚拢，像匠人随性晕开的墨色，层层叠叠铺满整片苍穹，遮云蔽日。夏雨便任性而至，万千雨丝飘落，织成轻薄又绵长的雨帘，笼罩四野、远山近水，让燥热喧嚣的尘世瞬间变得清爽洁净。

听雨，檐下静坐独享这世间清响。坠落的雨珠，轻叩青瓦，漫过檐角，错落有致的声响此起彼伏，宛如大自然即兴弹奏的乐曲。叮咚浙沥的雨声缠绕着屋檐，悠悠回荡，余韵绵长。雨顺着檐沿徐徐坠落，串成一条条透亮的雨帘，坠在门前的水泥地上，溅起星星点点的细碎水花。温润的雨水漫过地面纹路，浸润墙脚蛰伏的青苔，干裂的泥土吮吸着甘露，沉寂的万物，都在雨声里慢慢苏醒、舒展生机。

夏雨是画家灵动的笔墨，携着满袖清润，唤醒世间万千生机。漫天雨丝，轻抚山峦原野，远处的山峰褪去燥热的灰蒙，铺上一层温润的碧色；河水随风微动，烟雨轻笼，

水波自带朦胧诗意。菜园里的草木久困暑旱，恰逢这场甘霖，枝叶尽情舒展，褪去蔫倦的姿态，愈发青翠葱茏。庭前繁花经雨水涤荡，洗去浮尘，花瓣温润柔软，裹挟着淡淡的清香，随风漫溢。

比起春日温婉含蓄的细雨，我更偏爱夏雨的肆意坦荡。入夜之后，万物归于沉静，雨声便成了夜色的主角。雨势时而轻柔舒缓，如私语呢喃，温柔缱绻；时而浩荡磅礴，似万马奔腾，热烈奔放。夜色深沉，雨幕层层叠叠，偶有微光穿透云层，落于粼粼水波之上，碎成点点星光，随涟漪轻轻摇曳，为静谧的雨夜添了几分温柔灵动。

静坐听雨，是夏日最惬意的时光。褪去白日的奔波与浮躁，一人、一窗、一场雨，世间喧嚣尽数远去，内心只剩安然澄澈。俗世总有诸多琐碎纷扰，心头常积疲惫与焦虑，而与一场夏雨相逢，便是最好的治愈。它看似无声落于人间，温柔滋养万物，落在心底，却能掀起一场澄澈的波澜，冲刷所有郁结与迷茫。我总在雨声里静静思索，世间最动人的风景从不在繁华盛景，而是在这般自然纯粹的馈赠中。唯有心怀温柔澄澈，方能不负这一场盛大清凉的夏雨。

缓缓轻柔的雨势，随着晚风穿窗而入，携着泥土的芬芳、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厚重的乌云渐渐散尽，皓月悬空，清辉洒落大地，温柔覆过山河与村庄。历经雨水洗礼的世间，尘埃落定，万物清朗，一草一木、一桥一巷，都褪去浮躁，尽显温柔纯粹。天地干净通透，人心亦随之安宁松弛。

锦里诗苑

火辣萍乡

(组诗)

舒和平(湖南)

日出武功山

朝阳
还未露面，霞光已列队相迎
我站在一千九百多米的金顶听风声
轻开柴门
山脊闪过经年的光影

一只白凤凰掠过
历史惜字如金
谁用一炉篝火点燃了墨云
一瞬间，烈焰腾空
山脊染金，喧哗又肃静

我爱这滚烫的太阳
落进我口袋里
好多年都不凉

谁是主角

你是饮食文化的插班生
你来自以前，辣味里只有花椒、姜、茱萸
你来之后，成了厨房里呼唤最多的名字

走进萍乡
莲花血鸭裹着红油的香辣
辣椒在盘中挨挤拥挤
我问老板娘，谁是主角
她笑而不言，只把辣椒油炸得吱吱响

兄弟穿过两千六百米
衣服上的汗水凝成白霜
一勺辣椒下去，辣味直冲天灵盖
辣椒不是配菜，
疲惫落荒而逃

街灯次第亮起，晚归的人儿
炒粉眨巴着眼睛招摇
风从武功山上跃下
似乎也在问，谁是主角
这日子热辣滚烫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拥抱长夜

(外一首)

李泽民(山东)

别去厌弃夜晚，
喧嚣褪去，浮躁也随之沉淀。
别去躲闪夜幕，
万籁俱寂，前路才愈发清晰。

别辜负这片幽暗，
独处之时，天赋自会悄然萌发。
别刻意拉开距离，
沉寂岁月，默默积攒生命的力量。

别心生惶恐，
无边夜色，淬炼出一身坦荡勇毅。
别心生抗拒，
安宁里，滋养身心拔节生长。

不必感慨夜色漫长，
长夜有多久，光明就会相伴多久。
不必埋怨天地沉沉，
幽暗之中，练就洞悉世事的眼眸。

请放下对夜的偏见，
它从未阻挡追梦的脚步。
坦然相拥这片夜色，
它会给你人生点亮崭新的光芒。

赏花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水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心喜花色，意惜花落；
涧水孤寂，期人诉说。

疗心

陈德胜(天津)

一瓶花在窗内热烈怒放
窗外的银杏抖落满枝金黄
红与黄，隔着一层玻璃相望
嫣红是生命不甘沉郁的锋芒
金黄诉说着暮秋的季节
温室困不住游离的心绪
人海之中，相逢又相忘
终究离不开窗前的风景
一边是盛开，一边是离场

夏

吴珺(湖南邵阳市城步一中)

烈日铺满天空，
亭亭荷叶，撑开一片清凉，
蝉鸣揉碎了林间的风。
盛夏踏风而来，
无边绿意，漫染山川。

(指导老师：杨小四)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211 期